

II • 深耕臺灣・移居美國

吳先生一面勤練「國語」，一面以示範為主做美術教學，一年後，不但自己適應了新環境，還推薦了席德進也進入嘉義中學教美術。此後從嘉義中學到花蓮師範，再到頭城、桃園中學，一步一步，試圖從偏遠地區遷至大都會臺北，參與更廣大的藝術活動……

——摘自蔣勳〈永恆的山水與花鳥——吳學讓先生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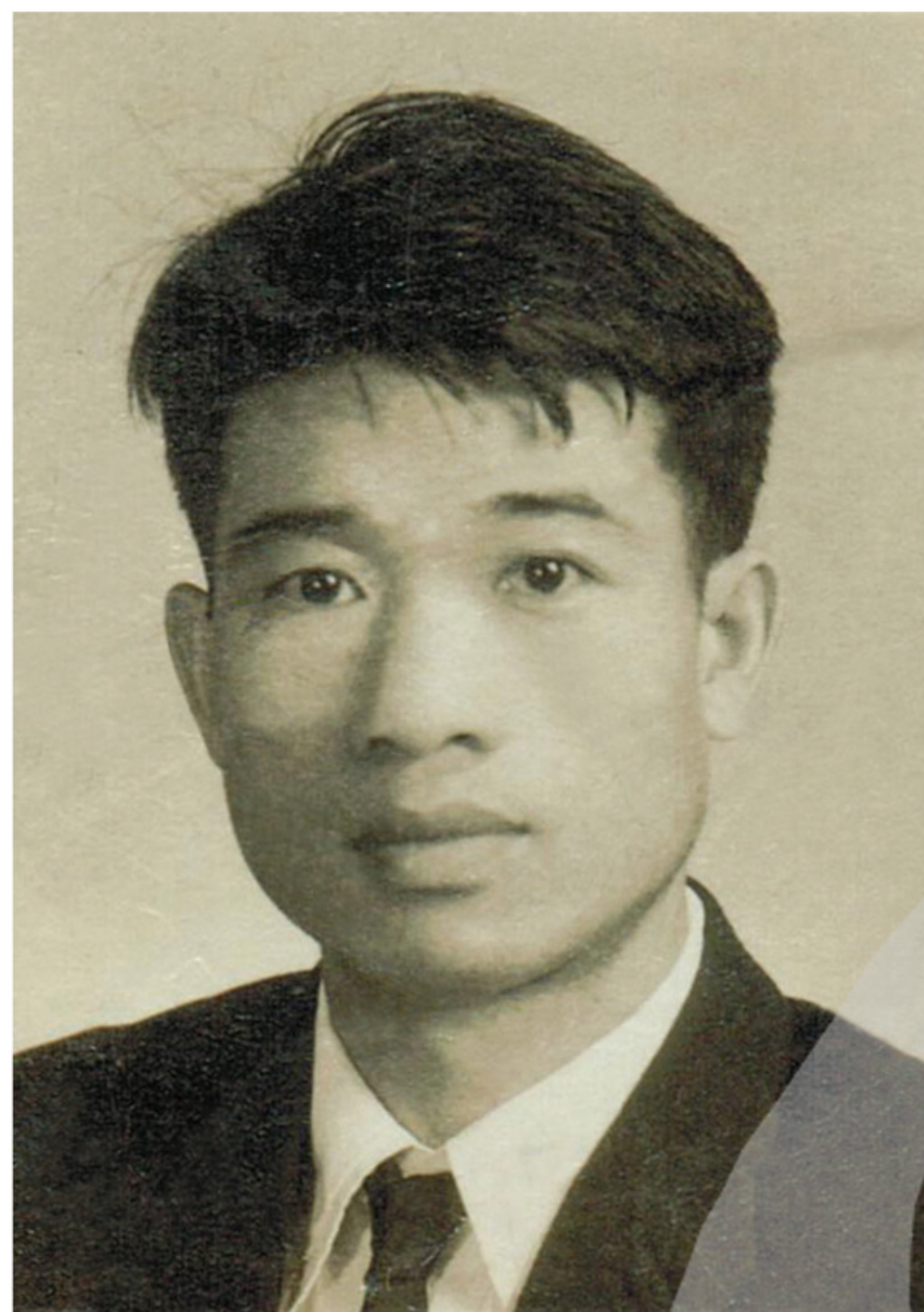
【左圖】
1964年，吳學讓與張大千於臺北合影。

【右頁圖】
吳學讓 雙鵝圖（局部） 1988
水墨設色、紙本 69×43cm

款識：戊辰之秋，退白於東海。
鈐印：吳（朱文）、吳學讓（白文）。



由南到北的跋涉



剛渡海來臺時的吳學讓

自國立杭州藝專畢業之前，吳學讓已意識到出了校門之後即將面臨的工作與生活問題，於是主動拜託當時藝專汪日章校長代為留意，校長也知道吳學讓在校的勤奮與成績，沒多久，就告知臺灣省立嘉義中學有份教職的缺，吳學讓一口就答應了。

但是同樣的經濟問題又來了，吳學讓向汪校長直言很想去臺灣，但卻苦無旅費，汪日章聽了，要吳學讓挑兩張精美的工筆花鳥畫，汪校長便拿一百元買了下來（當時學校老師一個月薪水大約二百多元），解決了吳學讓的經費問題，吳學讓立即買了一張上海到基隆的太平輪船票，於1948年8月22日抵達基隆，展開了美育與創作並重的人生。

從沒搭過船渡過海的吳學讓，在上海登船的那一剎那，內心興奮極了，船一啟航出了海，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甲板上眺望從未領略過的海天一色和開闊視野。只不過，沒一會兒就暈了船，吳學讓回憶：「我是昏昏沉沉渡過太平洋的，到了基隆，一下船就恢復正常了，印象中當時的基隆港挺熱鬧的。」

獨立慣了的吳學讓，沒有在基隆停留，立刻找著火車站，買了到嘉義的車票，經過十二小時火車的搖搖晃晃，來到了全然陌生的嘉義中學，向校長唐秉玄報到後，被安排擔任高中二年級的美術教師，學校並準備了一間空屋給他做為宿舍，從上海到踏進臺灣，不到兩個星期，吳學讓就正式啟動了教學生涯。

當時僅二十五歲的吳學讓，操著一口濃濃四川鄉音，而那時臺灣已在推行「國語」，所以校長叮嚀吳學讓教學時要避免鄉音，於是他入境隨俗勤練國語，不到一年就完全適應了。在嘉義中學上美術課時，吳學讓將大張的棉紙固定在黑板上作各種畫法的現場示範，學生從沒見過這種教學方式，因此對吳學讓非常佩服，師生相處融洽，吳學讓還記得當

【右頁上圖】

1950年，任教於省立花蓮女中時的吳學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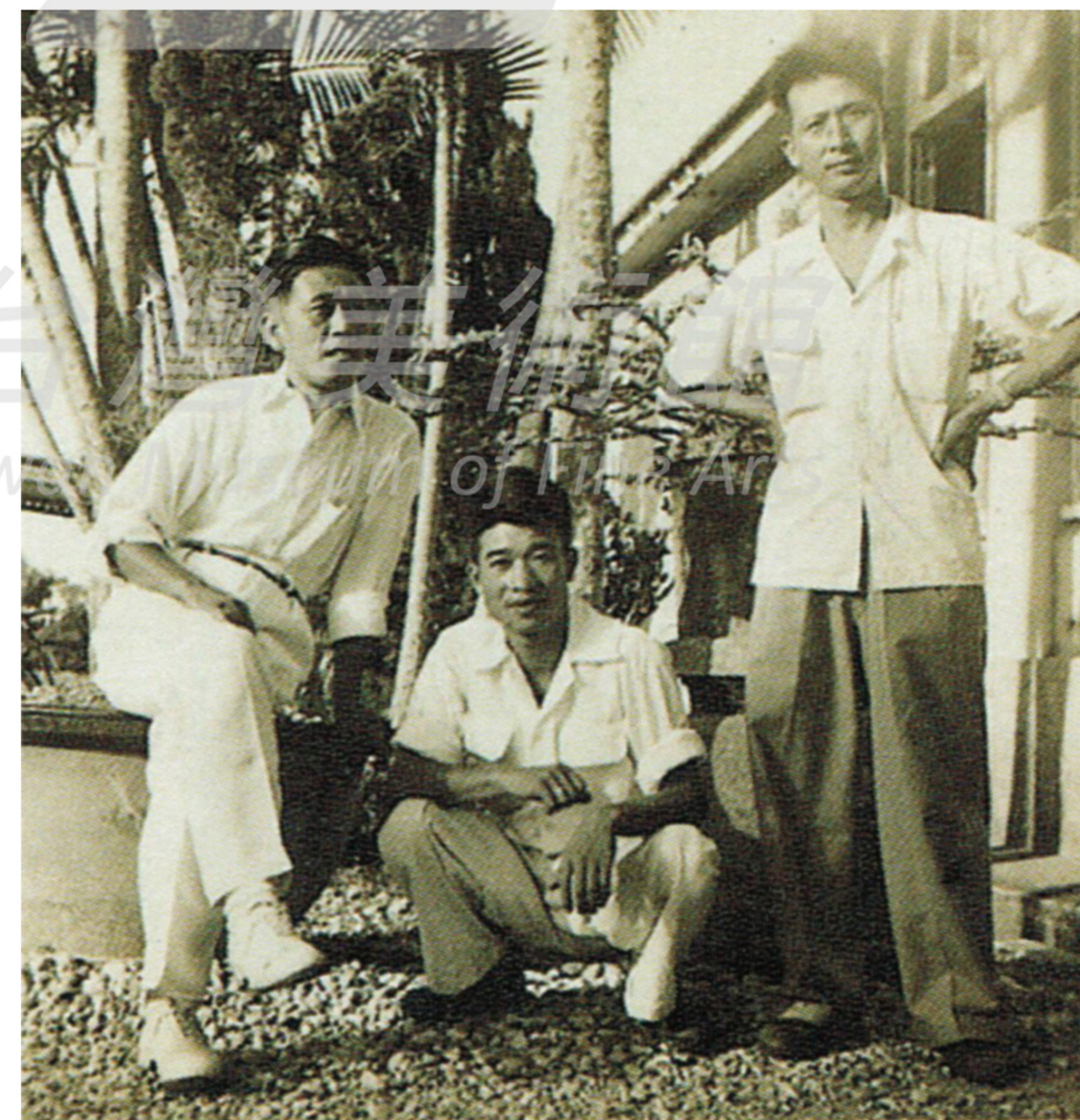
【右頁下圖】

1949年，吳學讓（中）任教於花蓮師範學校時留影。

時班上有一位很有天分的同學，就是後來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任教的陳銀輝。

在嘉義中學時，吳學讓還推薦了席德進也來校教美術。但他自己在嘉義中學教了一年就轉往省立花蓮師範學校任教。而在嘉義中學時，吳學讓與家人通信，當初父母認為學藝術沒有用，反對他去念重慶國立藝專，沒想到畢了業立即就能謀得教職，父母在信中的高興之情溢於言表，直誇吳學讓有出息；然而，與家人通信約半年，國共分裂，國民政府正式遷臺，兩岸親人就斷了音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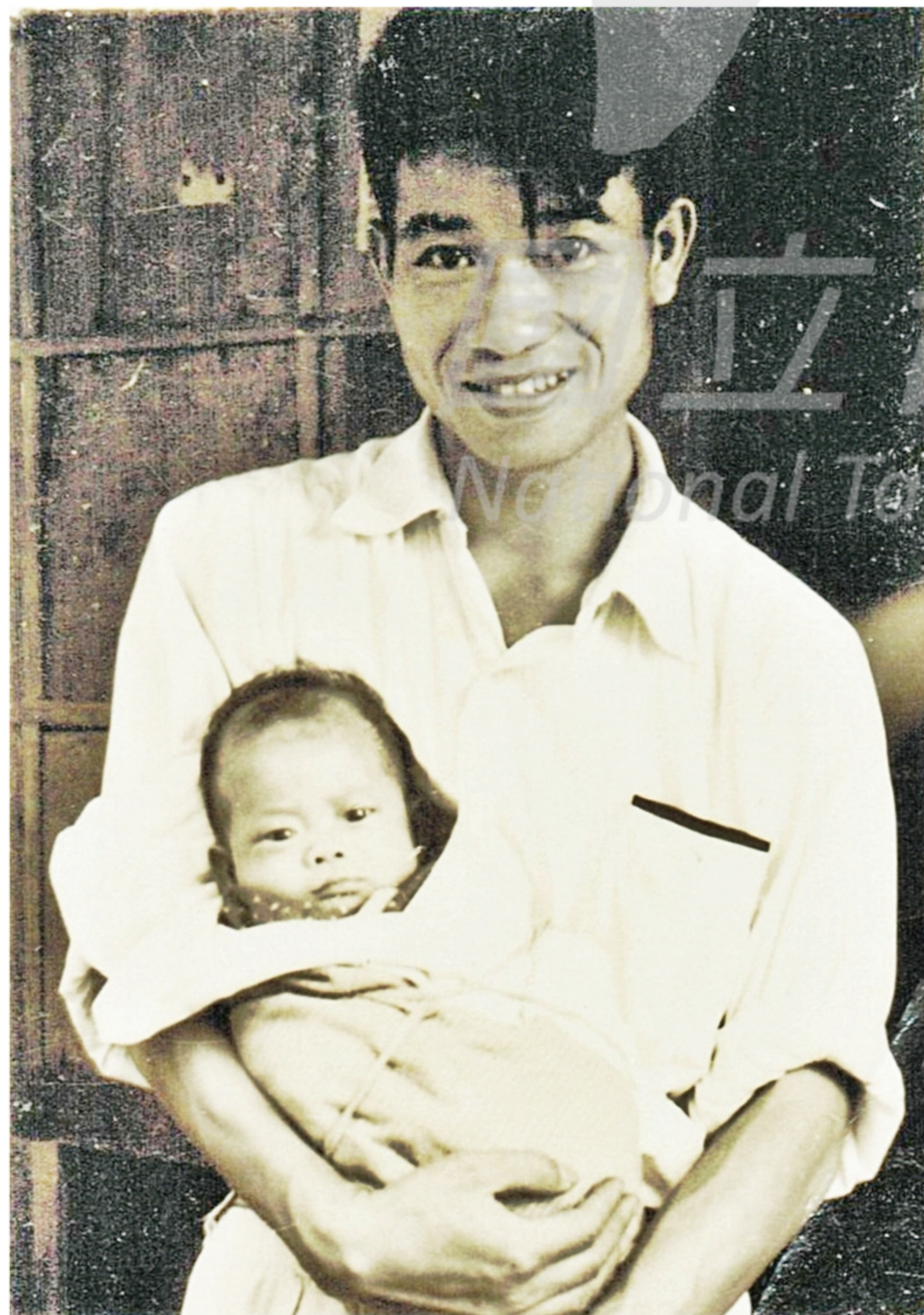
會離開嘉義中學，是因為當時省立花蓮師範學校剛成立（1947年成立），學生資質較高，也缺美術教員，吳學讓就自我推薦而被錄用，書法、繪畫都教，但也只待了一年，原因竟然在於吳學讓純真直率的個性。有一次，校長主持教師會議，希望大家對當時學校製作壁報的內容和方式提出意見，吳學讓身為美術教師，自然由專業角度誠懇地提出批評和建言，沒想到此舉引起校長不快，就將吳學讓解聘了。





吳學讓雖然失望，但卻無悔，也決定直接上臺北謀求發展，但也許是冥冥中註定吳學讓與花蓮的緣分極深，吳學讓到了花蓮港準備買船票時，卻遇見了省立花蓮女子中學（簡稱花蓮女中）校長鄭昭懿，鄭校長聽說過吳學讓在美術教學上的大名，因此當面邀請他至花蓮女中任教，於是，就這樣在花蓮待了五年。這五年間，吳學讓結婚成家、生兒育女，負擔家庭生活的責任與甘苦，並開始灌溉藝術創作的養分。

1955年，年過而立之年的吳學讓離開了花蓮向北遷移，追尋更大



的藝術夢想。於是先進了宜蘭頭城中學教了半年美術，又轉至臺灣省立桃園中學擔任教職，這些指向臺北的「計畫」，都是吳學讓拿著美術教學成果與藝術作品自我推薦的結果，再次展現了他堅持理想的意志。終於，在1956年吳學讓達成了心願，進入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簡稱臺北女師，現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任教。

闖蕩藝壇的成果

或許是與花蓮緣分深厚的延續，當吳學讓再次用自我推薦的方式向臺北女師謀求教職時，這時的臺北女師校長，正是當年邀請他至花蓮女中任教的鄭昭懿校長，而當時學校內並沒有美術教師的職缺，卻需要一名「勞作」老師，鄭校長問吳學讓願不願意擔任，吳學讓一口就答應了。似乎，兒時自己親手捏泥人、做玩具的巧手，這時竟派上了用場。

於是，吳學讓在臺北女師發揮了除書畫之外的巧手創意長才，製作石膏像、蠟果、金工、木工……無所不教，與原本根基深厚的繪畫能力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有一次，吳學讓製作了一件以梅花樹為題材的大型勞作，在校際比賽中得了大獎，校長非常高興，就讓吳學讓轉任美術教師的職缺。

進入臺北女師教書這一年（1956），吳學讓也在臺北這個臺灣藝壇主流區塊嶄露頭角，獲得了第十一屆全省美展文協獎。1959年更是收穫豐碩，連續獲得了第十四屆全省美展國畫部第一獎、第八屆全省教員美展國畫部第一獎及臺陽美展國畫部金礦獎，展示了吳學讓在中國繪畫勤

【左頁上圖】
1951年，吳學讓與謝寶明女士結婚。

【左頁左下圖】
1952年3月，吳學讓抱著剛出生的大女兒漢玲。

【左頁右下圖】
1955年，吳學讓夫婦帶著長女漢玲、次女漢瓏遊花蓮。



右起：劉焜、席德進、吳學讓、文霽四位畫家合影。

力鑽研下的創作實力。

1966年，任教臺北女師十年，吳學讓以論文《墨竹源流》通過了教育部講師資格，成為該校的「專任」教師，自然有了更穩定的收入而在生活上得以改善。由於1960年代的公教人員收入雖穩定，但僅夠維持小康，因此，吳學讓在教學與創作之餘，也努力「兼職」貼補家用。當時，吳學讓的杭州藝專同學王修功，在中和開了一家陶瓷廠，每逢週六、週日不上課時，吳學讓就從居住的公園路騎著腳踏車大老遠地到廠裡去畫陶瓷、雕陶瓷，大概有兩三年之久。而在獲得講師資格的同時，有一天在公園散步時碰見了書畫家陳丹誠，就被邀請至中國文化學院（現為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兼課，而另一位西畫理論家顧獻樑，也邀吳學讓到銘傳商專（現為銘傳大學）任教，由於吳學讓在各項藝術競賽的屢獲大獎，以及在美術教學上的有口皆碑，因此成為眾多高等學府邀聘的對象。

四十六歲那年，吳學讓再以論文《倪雲林研究》通過副教授資格，次年（1970）9月，在臺北藝術家畫廊舉辦來臺後的首次個展。1972年，復以《墨梅源流》論文通過教授資格審查，使吳學讓在美術教學領域的資歷達於完整。

1984與1985年，吳學讓先後獲頒中華民國畫學會繪畫教育「金爵獎」及中國文藝協會國畫類金質獎章，藝術創作與美術教育成就被藝壇肯定。

【上圖】
1994年，吳學讓夫婦與林玉山（左）合影。

【下圖】
1994年，吳學讓七十回顧展時與林玉山（右）、鄭善禧（左）合影。



1970年代後期輔仁大學校長羅光神父（左）贈獎予吳學讓



1970年代，吳學讓留起了大鬍子。



1960年代，吳學讓（左2）、席德進（左4）、張大千（持杖老者）及其身旁徐雯波夫婦（著紅旗袍女士）合影。

從1956年進入臺北女師到1979年自臺北女師退休，而專任於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而後1983年又於中國文化大學退休後首次移居美國；1988年應系主任蔣勳之請，返臺專任教授於東海大學美術系，至1997年定居美國洛杉磯。這期間，吳學讓舉辦過十餘次個展，受邀參加海內外各大重要聯展及擔任重要美術競賽的評審委員，以吳學讓謙和平淡的個性卻仍得到如此豐沛的藝術活動邀約，是以證明他的藝術才華與人格涵養在臺灣藝壇舉足輕重的地位。

赴美生活的心境

吳學讓在臺灣的美術教學生涯逾四十年，以不算優渥的薪俸辛勤拉拔四個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而學有專長至立業成家。這位專注藝術又性格靦腆的父親，對子女有著嚴父的外表卻滿溢著慈父的關懷。「家庭」對吳學讓而言，是藝術創作心靈中永遠豐沛的泉源；對妻子兒女來說，吳學讓則是這個家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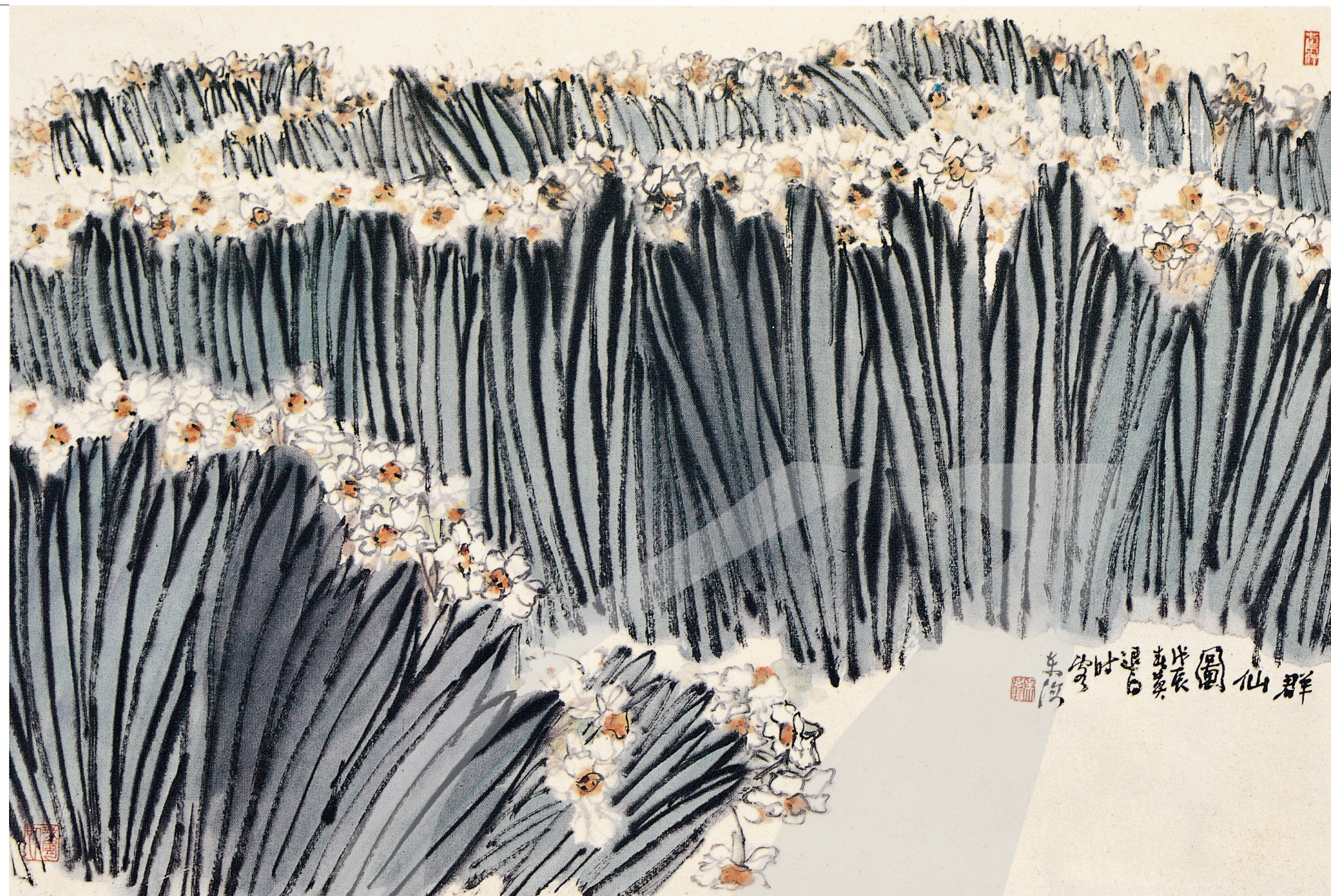
二女兒吳漢瓏深刻回憶：「在我們小的時候，他是不苟言笑的父

【左圖】

1984年，吳學讓與黃君璧（左）合影於臺灣省立博物館。

【右圖】

1996年，吳學讓與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蔣勳（左）合影。



圖吳學讓 群仙圖 1988
水墨設色、紙本 45×68cm
款識：群仙圖。戊辰春莫，退白時客東海。
鈐印：吳學讓（白文）、春長好（白文）、我蜀人也（朱文）。

親，那時我們住在臺北女師對面的教員宿舍，父親每天走路過街上課。只要下了課回到家，大多數時間都坐在桌前寫字、畫畫、讀書、刻印，很少有時間跟兒女們談心聊天。有時候，媽媽會帶我們到學校裡探望父親，走進教室第一眼就望見一個大畫桌，我們圍著桌子看父親做石膏像，父親還會用棉紙做成一串一串白色、粉紅色的梅花，像真的一樣。我們也常常站在大桌旁看著父親作畫，興致來了，我們四個小頑童就趁機在大黑板上胡亂塗鴉。」

1983年吳學讓六十歲，從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退休；二女兒在美國事業有成，便建議父親到美國居住，這個在東板橋鎮爬到大樹上眺望遠方、憧憬未來的鄉間孩子，「行萬里路」似乎早是冥冥中的安排，於是，隨遇而安且適應力強的吳學讓欣然答應，很快申辦好赴美手續，踏上了異國之土。

初到美國，住在加州洛杉磯南灣區，頭一天晚上，吳學讓覺得一切都新鮮，環境也很安靜，很適合寫字、畫畫。雖然是租來的房子，但



1994年，吳學讓於臺北市立美術館七十回顧展開幕式致辭時的神采。

後院有一個小小院落，修剪草木順便觀察生態，就成了吳學讓日常生活中與書畫創作同樣不可或缺的日課。

因為美國地方大，生活機能不像臺灣方便，「開車」就是一項必備的技能，於是吳學讓也去學開車，結果第一次上駕駛座就撞到道旁的路樹，只好放棄開車，出門由兒女接送。

後來，女兒買了自己的房子，面積大很多，不但有個大後院，還將車庫改為一間大畫室，吳學讓如魚得水，也燃起了藝術創作的能量。他說：「大概是1986、1987年吧，我幾乎每天都在這個畫室畫畫、看書，創作了很多作品，陳佩秋（謝稚柳夫人，也是吳學讓杭州藝專低一屆的學妹）到美國看我，也在這個畫室畫了些畫。有一天，臺北的敦煌畫廊和我聯絡上，希望為我辦個個展，我也覺得到美國這一陣子畫了不少畫，就答應了。」於是，1987年3月，吳學讓便在臺北敦煌藝術中心舉辦了第十次個展。

這個展覽非常成功，藝術界的評價很高，在畫展期間，遇見了當時擔任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的蔣勳，蔣勳誠摯地邀請吳學讓返臺到東海



1991年，吳學讓於美國洛杉磯爾灣市示範國畫。

大學美術系任教，吳學讓覺得子女都能獨立，在美國生活也不錯，因此就放心地結束了第一階段的美國生活，返臺再續美術教育前緣。

東海大學校園廣闊，環境清幽，吳學讓住在「學人宿舍」裡過著單純又不寂寞的日子，與同事、學生相處融洽，學生經常帶著蔬菜、水果到宿舍裡和老師一起畫畫、吃飯，像一家人一樣。

1992年9月，藉著在南京博物院舉辦的「東海大學美術系師生聯展」及座談會，吳學讓在睽違中國近半個世紀後，首度回到了故土，吳學讓的三個弟弟和小妹都從四川岳池老家趕到南京重逢，「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的悲喜交集，令吳學讓感慨萬千。參加完展覽開幕和座談之後，吳學讓和東海大學師生，開始了南京、杭

2011年，吳學讓與全家人渡假，享用大餐。





〔左上圖〕
1992年，吳學讓於東海大學
「學人宿舍」中練字。

〔右圖〕
吳學讓 微風動紫香
1986 水墨設色、紙本
35×138cm

款識：日長小院閒如許，滿架
微風動紫香。退白老人
吳學讓。
鈐印：吳氏（朱文）、退白（白
文）。

〔下圖〕
2012年9月，吳學讓夫婦於洛
杉磯住家附近的海邊留影。



〔下圖〕
吳學讓 冷碧殘紅 1987
水墨設色、紙本 45×70cm
款識：冷碧新秋水，殘紅半破
蓮。丁卯九月，退白畫。
鈐印：吳（朱文）、吳學讓（白
文）。

州、上海、黃山等地的參訪寫生，而後，帶著悸動的心緒回到了臺灣，開啟了「故國神遊」系列氣勢磅礴的創作。

1993年，七十歲的吳學讓自東海大學退休，受聘為美術系兼任教授和駐校藝術家，有更多時間從事創作，並於次年3月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行「從傳統到現代——吳學讓七十回顧展」。

1997年，距返臺至東海大學重任教職，已匆匆十年了，滿頭華髮的吳學讓已七十四歲高齡，決定長居美國，安享「從心所欲」的晚年。

回到美國，家人已搬至洛杉磯托倫斯的新家，女兒為吳學讓準備

了一間四面採光的大畫室，許多精采的大型畫作就在這裡源源而出，隱居般的生活有家人、藝術相伴，一點也不覺得寂寞，而且，臺北女師、文化大學、東海大學較為親近的學生也不時以電話越洋問候，只要來到美國，也一定會來探望老師。

偌大的後院，令吳學讓重溫起童年田園生活的樂趣，親手整頓院

子，栽種了許多蔬果，蔥、番茄、辣椒、枇杷、芭樂、油桃、棗子，還養了蘭花，栽了梅花，種了紫藤，三月紫藤盛開，成為吳學讓最喜愛的寫生題材。1999年，七十六歲的吳學讓發現罹患了大腸癌和肝癌，必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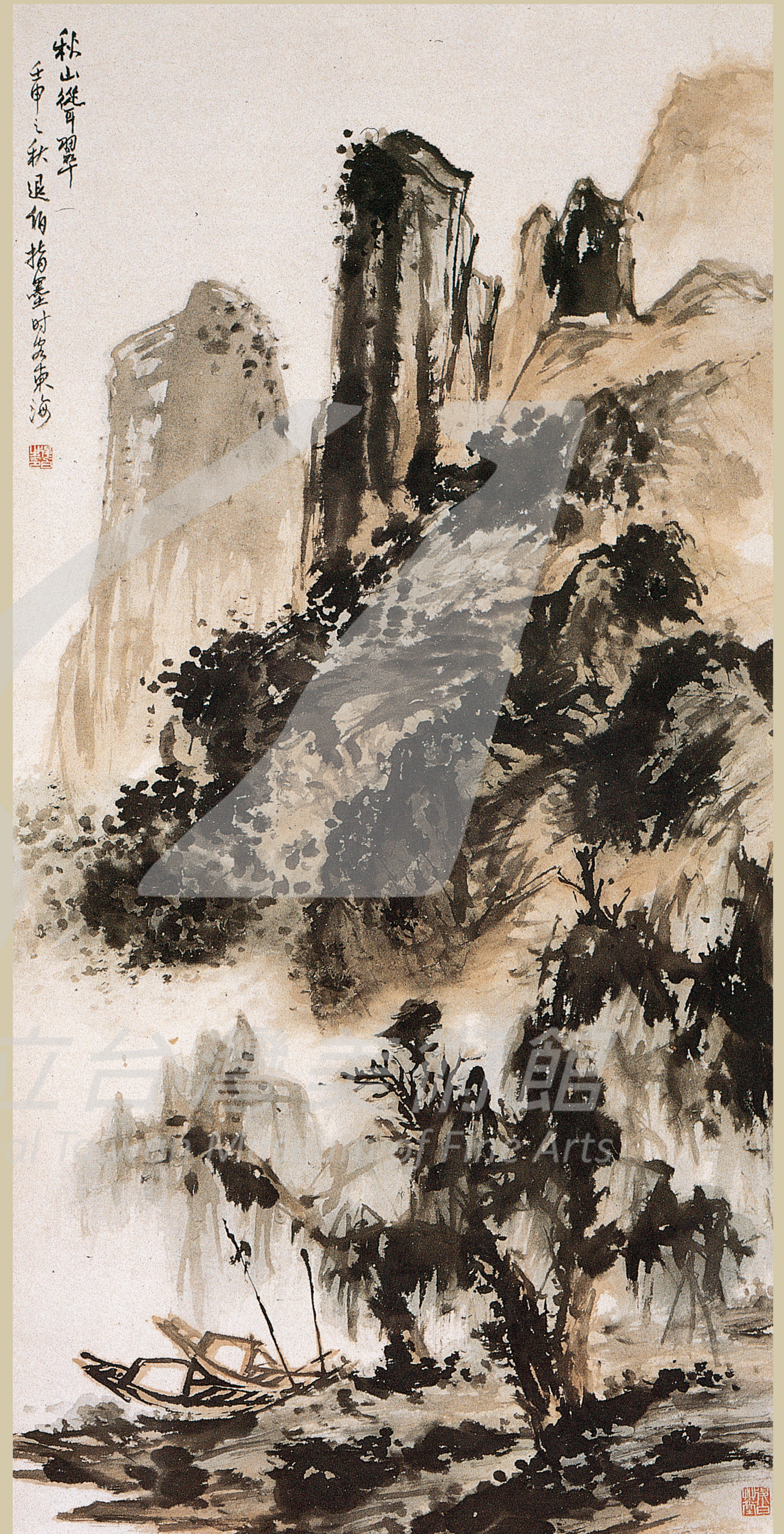




吳學讓 蜻蜓荷花 1993
 水墨設色、紙本 70×136cm
 款識：癸酉夏月，退伯於東海。
 鈐印：退白（白文）、吳學讓（白文）。



吳學讓 家 1992 水墨設色、紙本
 66×71cm
 款識：一九九二·七·退伯畫。
 鈐印：吳（朱文）、好（朱文）、退伯草堂（朱文）。



吳學讓 秋山聳翠（指畫） 1992
 水墨設色、紙本 120×61cm
 款識：秋山聳翠。壬申之秋，退伯指墨，時客東海。
 鈐印：退白之印（白文）、退白草堂（白文）。

【右頁上圖】
吳學讓的藝術創作，長留藝壇。

【右頁下圖】
2013年吳學讓（左2）與家人最後出遊，於美國亞利桑納州留影。

吳學讓在美國家中庭院，自己種植小麥草，養生又怡情。



開刀，然而吳學讓心情很平靜、看得很開，或許，自幼年、少年、青年乃至渡海來臺，吳學讓已飽經世情，笑看人生，豁達的心境使吳學讓順利揮除了病魔。

開完刀出了院，吳學讓覺得養生確實重要，就自己種植小麥草，將種子泡個兩三天就能發芽成長，收成後打成小麥草汁來喝，吸收天然的養分，配合著每天成為日課的早起打坐和晨間練字，使心靈更加平靜，健康也恢復得很好。

為了讓父親心情放鬆，兒女們經常安排吳學讓到處旅遊，乘郵輪到阿拉斯加看冰河奇景，坐渡輪橫渡巴拿馬海峽啜飲南美小島風情，搭飛機到夏威夷飽覽碧海藍天，還由內華達州經新墨西哥州至猶他州，仰望通天巨石。已然一生見聞廣博的吳學讓，行萬里路的熱情讓他不斷開拓

視野，厚實藝術創作的內涵，老而彌堅。

吳學讓的一雙巧手，除了畫畫、寫字、刻印外，兒時捏泥人、做玩具的能耐，也成為晚年定居美國後的另一種創作巧思，融合藝術創作，利用生活周遭的事物，創造出許多渾然天成的藝術作品。生活就是藝術，藝術就是生活，吳學讓將看似無用的木頭做成圓形的小板凳，然後在椅面上畫出色彩繽紛的抽象圖案；覺得廚房裡櫥櫃的面板光禿禿的沒有生趣，就在上面塗鴉上彩；還把舊了的床單畫了很多可愛的鵝、鴨圖形，然後剪裁成窗簾和門簾；把院子裡老柏樹的樹根挖起，反過來擺置，還做了很多鳥兒放在上面，成為充滿自然生態興味的雕塑。一般人眼中的破銅爛鐵、殘木破板，都被吳學讓的奇思巧手打造成充滿生活情趣的藝術品，或許，這都是吳學讓兒時即喜歡仔細觀察萬事萬物，捕捉自然生態所累積而來的藝術滋養吧！

